

梁鸿 著

中国

在梁庄

当代作家与她的故乡



台海出版社

梁鸿 著

中国

在梁庄

当代作家与她的故乡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在梁庄 / 梁鸿著.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168-0977-8

I. ①出… II. ①梁… III. ①纪实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8316 号

中国在梁庄

著 者 : 梁 鸿

责任编辑 : 刘 峰

特约编辑 : 魏 阳 罗丹妮

装帧设计 : 陆智昌

内文制作 : 龚碧函

责任印制 : 蔡 旭

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 : 100021

电 话 :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 thcbs@126.com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 215 千字 印 张 : 10.5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68-0977-8

定 价 :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我的故乡是梁庄	
回到穰县	007
迷失	010
往事	015
生存镜像	025
第二章 蓬勃的“废墟”村庄	
废墟	035
平地掘三丈	041
黑色淤流	047
河岸	052
河的终结	055
第三章 救救孩子	
王家少年	067
芝婶	077
五奶奶	083
梁庄小学	090

第四章	离乡青年	
	毅志	105
	菊秀	119
	春梅	126
	义哥	135
	生命之后	140
第五章	成年闰土	
	清立	149
	昆生	155
	姜疙瘩	160
	清道哥	165
第六章	被围困的乡村政治	
	政治	179
	老支书	187
	现任村支书	195
	县委书记	203

第七章	“新道德”之忧	
	明太爷	221
	灵兰	229
	老道义	235
	焕嫂子	240
	巧玉	247
	赵嫂	252
第八章	何处是故乡	
	泥淖	265
	被遗忘的人	268
	新生	275
	文化茶馆	281
	再见，故乡！	285
后记		293
附录	艰难的“重返”	299

前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那片土地，即我的故乡，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在离开的这十几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作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包

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包含着多少个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也因此，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村庄的过去与现在，它的变与不变，它所经历的欢乐，所遭受的痛苦，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一个村庄如何衰败，更新，离散，重组？这些变化中间有哪些与未来、现代相联系，而哪些，是一经毁灭，就永远不会再有，但对我们民族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

2008年和2009年，利用寒暑假，我回到梁庄，中原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老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饭说话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与已经逝去的亲人。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你不以偶然的归乡者的距离观察，而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新旧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而不是笼统的群体，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所在。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深刻，许多时

候，即使你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事实”的“虚构性”，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那么，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你的谈话方向无一不在显示你的观念，并试图引导你的谈话对象朝着你的方向思考），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当然，这仍然只是一种努力，因为你必须要进行语言的“编码”，要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生机的材料变成故事，要经过隐喻才能呈现给大家。这一“隐喻”过程本身已经决定，你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或类似于文学，而非彻底的“真实”。

当有人问我，你到底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你的观点是什么？我顿时茫然且有些害怕起来。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努力地在脑海中搜索，乡村在今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它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问题与发展问题？我并不认同很多论者的观点，认为乡村已经完全陷落，但是，它又的确是千疮百孔的。我也并不认为农民的处境已经到了最艰难的地步，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又确实集中在农民及乡村那里。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农民工，对于乡村的种种政策和努力都似乎无济于事，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赝品。我反对那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

话语，那种仿佛不如此激烈，就不能体现一个知识分子良知式的愤激话语，但同样，我也深知，我这种试图以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来呈现乡村图景的方式，也是一种温良的立场，它显示出一个思考者的早衰与某种同化。因为学术，及学术式的思辨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被置换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妥协的存在。无论如何，我警告自己，不要陷入某种潮流或派别之中，我宁愿是一个怀疑者，以自己有限的眼睛和知识去亲历某些东西。我害怕我的判断蕴含着某种偏见，而这种偏见总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的话，毋宁说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困惑，犹疑，欣喜，伤感交织在一起，因为我看到，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来，乡土中国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

或许，我所做的只能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因为，很快，我所熟悉的这一切，都将消亡。同时，故乡只是对于成人或时代而言，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来说，我所谓的“现在”，我所谓的“丧失”正是他们的故乡。

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第一章 我的故乡是梁庄

穰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地理坐标为北纬 32°22'—32°59'，东经 111° 37'—111°20' 之间。南北长 96 公里，东西宽 67 公里，总面积 2294.4 平方公里。吴镇梁庄村位于穰县西北部，距城区 40 公里……“山少冈多平原广”为穰县的地貌特点。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平均坡降在 1/800—1/1200 之间。境内有大小河流 29 条。较大河流有湍水、刁河、赵河和严陵河，分别从北部或西部入境，汇集于东南部，注入白河，流入汉水。河流之间，自然分割成扇形冲积平原，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形成大面积肥沃土地。土层深厚，土质为保水保肥性能强的潮土、黄老土和黑老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受季风转换影响，寒往暑来，四季更迭分明，温暖湿润。

回到穰县

昨夜几乎没有睡觉。火车的颠簸使得才三岁两个月的儿子睡得很不踏实，稍有不舒服就把胳膊抡起来，翻几个来回。怕他摔下去，我躺在他的脚头，用两腿圈着他，但却不时被睡梦中的他给推下去。我只好坐起来，打开床头小灯，看随身带的一本小书，《遥远的房屋》，这是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亨利·贝斯顿于1920年在人迹罕至的科德角海滩居住一年后写的一本散文集。作者和科德海角壮丽的大海、各种各样的海鸟、变幻莫测的天气、无所不在的海难亲密相处，你可以感受到他目光所及之处的丰富、细致和深深的爱意。在这里，大自然和人类是合二为一的，“无论你本人对人类生存持何种态度，都要懂得唯有对大自然持亲近的态度才是立身之本。常常被比作舞台之壮观场景的人类生活不仅仅只是一种仪式。支撑人类生活的那些诸如尊严、美丽及诗意的古老价值观就是出自大自然的灵感。它们产生于自然世界的神秘与美丽。羞辱大地就是羞辱人类的精神。以崇敬的姿态将你的双手像举过火焰那样举过大地。对于所有热爱大自然的人，那些对她敞开心扉的人，大地都会付出她的力量，用她自身原始生活中的勃勃生机来支撑他们。”是的，只有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时，生命的意义、人类生存的本质形象才显现出来。在那里，

你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更是恒久的，因为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掀开窗帘，在朦胧的夜色和火车的疾驶中，原野急速退去，又不断涌现。掩映在树木中的房屋沉默着，隐约可听到夜晚的呼吸。我不禁对即将展开的故乡之旅充满向往。我的村庄、我的亲人、我的小河，还有小河中那刻有我青春记号的大树。我想象它也有如是壮丽的风景，能给人带来如此庄严的思考。

清晨，火车缓缓地驶向县城，看到那座桥的时候，我知道，穰县就要到了，这是我旅程的第一站。我曾经在这座桥上，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月亮。那个黄昏，天色将暗，月亮已经升上天空，是一种奇异的淡黄色，如宣纸，中间一抹轻淡的云，清雅，圆润，恰如青春的哀愁，有着难以诉说的细致。那年我十三岁，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见到火车，县城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那轮月亮。但是，当我走进县城，在纵横交错的马路上寻找大姐单位时，我开始惊慌，害怕，我也不敢问路，那些悠闲的行人身上有一种陌生的东西使我不敢走上前去。在一座楼面前，我徘徊了好长时间，我想进去问路，我隐约觉得，这应该是姐姐单位附近，或者，就是姐姐的单位，但我不敢问。现在想来，城市，虽然只是一个小县城而已，所展现给一个乡村孩子的形象却是一种明确的阶层与距离。

穰县，曾经是“逐鹿中原”最重要的战场，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残酷的战争，遭受过许多严重的自然灾害，穰县人一次又一次地几近灭绝。但由于地理、气候与交通的优势，每当穰县人口出现空白时，便有移民迅速补充过来。据史料记载，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即迁“不规之徒”于穰。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迁河曲六城“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穰等州。其中，规模

最大，在民间流传最广的便是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迁山西、江西、福建等省人口至穰。穰县人皆说自己祖籍是山西洪洞县人，即起源于这次移民。穰县以农业为主，素有“粮仓”之称，盛产小麦、棉花、烟草、小辣椒、花生等，是国家粮食、黄牛、外贸烟出口生产基地和棉花、芝麻生产重点县。但是，大型企业几乎为零，没有工业支柱产业，这也使得它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始终处于劣势。经济不发达、民风保守、观念落后是官方对穰县的基本概括。

火车终于停了下来。车窗外，我的亲人们浩浩荡荡站了一大群，父亲、大姐、二姐、三姐，还有妹妹一家，总共十几个人。车门打开，早已站在车门口的儿子却突然哭着不愿意下车，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大家都大笑起来。昨夜穰县下了一场雨，车站的地面有点湿，有泥水，被雨淋湿了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儿子显然有点儿被吓住了。

中午，一家人到饭馆吃饭。当年的一家八口，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姊妹七个，如今已经衍生为二十几口的大家族。一桌根本坐不下，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另一桌吵吵闹闹，这一桌也是高声大调，笑声不断。在外人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最起码，从物质上而言，这个家庭终于度过了漫长的贫困岁月，可以体面地去餐馆吃一顿饭。面对这样热闹的情景，儿子有点吃惊、害怕，赖在我身上，不肯下来。在城市生活的当代孩子，几乎没有经历过这样热闹的大家族场景。

晚上，所有家庭成员照例聚集在妹妹家。父亲、姐姐和姐夫们没有如往常一样去“斗地主”，这是将近七八年来他们最热衷的娱乐，也几乎是北方小城人们共同的娱乐活动。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村里的

事情，姐姐们早年出嫁，后来又逐渐移居城里，老家也已经是“故乡”了。因此，说起村里的故事，其好奇与兴奋程度不亚于我。

大家兴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终于可以在家里住一段时间了。从二十岁出外求学到现在，每次回家都只是短暂停留，这一次，终于可以长时间地和他们在块儿生活。

迷失

出城的公路依河而建，其中一长段高出河平面十多米。坐在车里，可以看到河里的情景，挖沙机在轰鸣，一堆堆沙高耸，有大型运输卡车在来回奔忙，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

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几年，整个乡村网络最显著的变化是路。道路在不断拓宽，不断增多，四通八达，缩短了村庄之间、城镇之间的距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坐公共汽车进城至少要两个小时，还不包括等车的时间，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颠到车顶上去，头撞得生疼。人们很少坐车，一趟两块钱的车费在那时几乎相当于一家六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是借自行车回家，两个同学互相带着，骑六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家。每次屁股都被磨得生疼，但是，刚进入青春的少年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沟渠上下铺满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清新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

朴素，仿佛永恒。

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回忆而已。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或者更加遥远。前两年，从省城回家，也许是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乡亲们还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公路上有骑自行车的、走路的、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的都有，原野的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故乡的人们泰然自若地走在高速公路上，公路旁的铁丝网被剪成一个个大洞。然而，如今，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想必他们是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和教训。

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要绕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不属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考虑的范围。没有人考虑村庄的感受，即使有一些可通行的涵洞口，也是按照标准的数据来的。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

吴镇渐行渐近。

我们的落脚点是在镇上做生意的哥哥家。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镇子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型，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逢集市，尤其是三月十八庙会，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地被推到那边。来往的汽车更是寸步